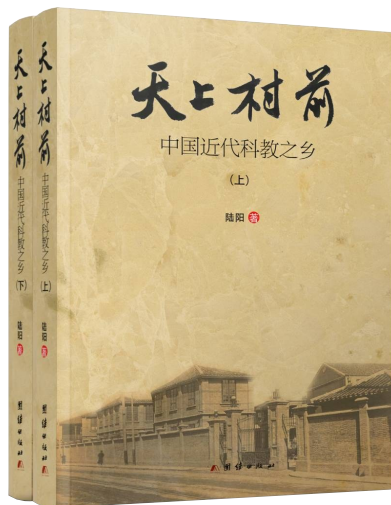


科普文学

“科教报国”的乡村底色

■ 任蓉华



提及科技教育,总给人一种“高大上”的感觉,似乎很难与“接地气”的乡村联系在一起。然而,江苏无锡的一个小村落,却有着独属的“科教”烙印。知名学者陆阳所著《天上村前》(团结出版社,2022年8月)一书,其笔墨聚焦于堪称“中国近代科教第一村”

的村前村,再现了该村胡氏家族参与到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光影、绵长的书香文风中,可窥见一部真切生动的科教百年史。

村前村,清代时隶属无锡县天授乡天上市,故称“天上村前”。这里建有中国第一座乡村图书馆、第一座乡村公园,发起创立了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女性爱国社团“共爱会”。书中,陆阳结合大量史料和遗迹,以及走访得来的一手资料,对村前胡氏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和阐述,全面、系统地反映出胡壹修、胡雨人、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胡鸿猷……一大批村前胡氏教育家、科学家、学者在科教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

清末,官办学堂多集中在城镇,乡村几乎无书可读。对此,留学归国的胡雨人深感“除百一绅富家外,大多数学龄童子皆将不识一丁”的潜在危害。1902年,以其为代表的胡氏家族在村前村创办了胡氏公立蒙学堂,就全国而言,也是最早创办的新学之一。不仅如此,胡雨人还首创单级独

教复式教育法,这在当时的中国绝无仅有,是为分科教育第一人。他不仅在家乡开启近代教育探索之旅,还屡屡应邀执掌多所名校,亲力亲为,孜孜而求,领导新式教育和新式学堂的发展。胡雨人去世后,蔡元培等人为其筹建铜像,立于村前公园。

以胡明复为例,1910年他与胡适等人一同考取了庚子赔款第二届留美生,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数学博士,参与创建了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和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胡明复从回国的那一天起就日夜工作,没有任何娱乐,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书中写道,他本可以在数学研究上有更大的成就,但胡明复坚持科学知识的普及和传播,“中国科学社的编辑、审核、校对、印刷等一应琐碎繁杂事务,几乎全由他一人担当,十年如一日直至去世。”同时,他坚持培养数学人才,在其兄胡敦复主持的上海大同大学创办了数学系,以传道授业为己任,奉献教育,心无旁骛。

一双锦鲤添春色

■ 刘友洪

案头置个鱼缸,养两尾锦鲤,再沿缸壁圈一棵水草,草疏鱼游,便为这严冬里单调的屋子平添了几抹春色,顿时生动活泼起来。

在办公室里养锦鲤,始于我在规划局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在花草街漫步,看见售卖的鱼儿艳丽灵动,心生怜悯,就买了一对,又置办上鱼缸,放到了办公桌的一角。规划局是个经济部门,无意中买鱼养鱼,却也应了“山管人丁水管财”这句俗语。

后来我转岗到财政局、文旅局、政协工作,鱼缸和鱼儿也跟随我转战。我先前经历的那些岗位都很忙碌,责任也很重大,当自不必说。每每我感到疲惫,或觉得心里压力特别大时,就走到鱼缸前看看鱼儿,看看它们那活泼的身姿和夺目的色彩。是呀,谁没有个不如意呢?就像这鱼儿,表面上看它们不为吃食奔波发愁,但是谁又设身处地想过它们的苦楚呢?比如,主人没给它们投食时,它们只能望“粮”兴叹无能为力,更别说我出差或放假多少天,鱼儿就得饿肚子多少天了;还有这鱼缸,充其量不过装两升水,鱼儿吃喝拉撒全在这狭小的空间里,鱼儿吞吐着带有自己粪便味的水,肯定是够憋屈的。我想我当尽力为鱼儿营造一个稍微舒适如意的生存环境,因此,只要我没离开眉山市区,哪怕开会或办事再晚,我也会回办公室给鱼儿换水,再喂些鱼粮,好让鱼儿能在体内多储备一些忍饥挨饿的本钱。

关于鱼粮,我想起了买鱼时宠物店店主的叮嘱。她说,鱼粮一次性不能多放,只能放三五粒,否则容易将鱼儿撑死。我这人心软,十分怜爱生命,于是就严格遵照店主的嘱咐喂食,生怕鱼儿有个三长两短。看看那鱼粮,

人工复合制成,小米般大小,三五粒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想起店主的话,也不敢贸然让鱼儿多吃。过了段时间,不见鱼儿长大,我就试着把鱼粮加量,先是七八粒,后来十多粒,直至一次要喂二十多粒,鱼儿非但没被撑死,反而个头长大了许多。看来,实践出真知呀。

再说鱼儿的吃食,也很有意思。通常喂的鱼粮是从宠物店里买的,那么疑问来了,鱼儿会吃米饭吗?我估摸着,钓鱼人都能用馒头、面食疙瘩作诱饵,我何不试试呢。于是我将饭粒投入鱼缸,鱼儿先是试探性尝了尝,接着大着胆子吃了起来。现在它们可不挑食了,馒头、面条、碎肉,都吃得津津有味。有时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鱼儿叼着尚未完全吞下的半截面条,神气活现地遨游在鱼缸里。甚至还能看到,鱼儿旱地拔葱似的,垂直地悬于鱼缸中,那是它能方便自己大口吃食呢。

锦鲤很漂亮。我曾经养过一尾锦鲤,橘红色的,它一直跟随我从规划局到财政局,随我一起吃粗茶淡饭,过着简朴的生活,当然也就活了相当长的时间,达七年之久,这在鱼缸里养的鱼儿中绝对算是高寿了。死之前,尾巴与身体连接的部分凸起,我以为是骨折了,但无法给它医治(目前的宠物医院是没有给鱼看病这个科目的),当然我也舍不得扔它,这样又养了几个月。鱼儿很淡定,每天照常该吃吃,该喝喝,该游游。某天早上我打开办公室的门,看见它飘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身体的颜色也暗淡了下来。我用纸将它包裹,找了棵树,挖了个坑,让它入土为安。

现在,只要我一走到鱼缸旁,鱼



儿就会向我游来,张大嘴巴,时而贴着玻璃,时而浮出水面,大口大口吐水,弄出噗噗的声音,仿佛在向我要吃食:“我饿了,我要吃……”我投上鱼粮,鱼儿迅速上前抢食,大快朵颐,全然一副不怕人的样子,噗噗的声音弄得更响,高兴的时候还会打几个滚,尾巴摆动时溅出的水珠弄湿了桌子的一角。我想那肯定是鱼儿在向我表达谢意。

这缸里的鱼儿,我已轮换过三四回了。它们从出生到我买回来喂着,就一直生活在这幽闭的空间里,显然它们并不知道外面的天地,更无从知晓大千世界的精彩(是不是有点儿类似于“坐井观天”),鱼儿以为鱼缸里的世界就是全部的天地,隔着玻璃就可以看到宇宙了,殊不知外面的苍穹浩瀚无边。我猛然觉得,我坐在办公室里,仅凭文件资料、电脑网络就以为能够了解、懂得全部世界,那我与这鱼儿,也无异了。

碉堡梁

■ 谢子清

碉堡梁名副其实
一道山梁犹如长龙静卧
老家位于龙尾靠前
碉堡也是有的
在大红岩顶端
石头墙根侥幸躲过岁月的沙漏
只要想象稍微发挥作用
一座碉堡的模样清晰可见
但是现在高速公路穿云驾雾
把山梁劈头切开
每一个桥墩都像打上一道补丁
再多的补丁也于事无补
从此“神龙见尾不见首”
母亲把几本林权证背到城里来
隔三岔五就要我给她读一遍
仿佛小学生温习功课
她把垮口、中梁子、箕箕湾
谭老汉屋基等等拗口的地名
背得滚瓜烂熟
生怕日子拿起橡皮擦
抹掉她在碉堡梁的痕迹

从黔江到綦江

■ 兰采勇

一字之差,中间
隔着260公里
是重庆的两个庭院
一个在南,一个在东
起伏的山脉如野兽般出没
给人遥遥无期的错觉

邻座的朋友说,数数隧道
数清楚了就到目的地

在昏暗和光亮之间调频
1,2,3……牙牙学语
有点无聊的一场数学马拉松
好过数羊。不经意间触碰到
铆足干劲的工人们,贯穿隧道时
发出黄铜一般的光芒

蜷缩在摇篮,任由思绪漫溯时光
安逸的疲惫溢出来
顷刻间,整个车厢安静了
呼吸均匀,大地静谧
奔跑叫不醒睡眠
身体越来越沉,越来越沉
所有隧道在耳畔一晃而过
醒来,讪讪地交了一张白卷

飞驰的星

■ 黄勇

时间的铁轨压弯生活的寂寥
飞鸟穿过日出与日落
黑夜的尽头
醉倒秋天的一粒种子
另一种表达方式
寻找你在我身边的过往

那个叫菜园的村子
日子白得让人发狂
干瘦的溪水相互推搡向前
阶砌下秋日的落叶斑驳
我试图握住一片枯黄
一切虚伪和懦弱都是假象
一颗星在夜空飞驰
生命会在这里慢下来吗?